

## 名字物语

丁运山

我出生的那年农历闰三月,姐姐说就叫“闰三”吧。

小时候调皮。小学三年级,我悄悄把名字中的“闰”字改成了“孕”,教我语文的老师50多岁,花白头发,瘦高个儿。有天在课堂上拿着我的作文本,刚念出前面的“丁”字,就没再往下念了。老师用手轻轻扶了扶老花镜,对着我的作文本瞅了一会儿。又慢慢地把老花镜往鼻子底下拉了拉,微微低下头,眼睛从眼镜上框紧盯着我,笑眯眯地问:“丁孕山,你什么时候怀孕了?”

教室里响起一阵巨大的哄笑声。

回到家,我把一本“新华字典”翻了个底朝天。将“孕”改成了现在这个“运”字。

在工厂的那几年,隔个礼拜要上几天的夜班。零点一过,我就去食堂吃夜宵。夜宵品种不多,只有面条和包子,粉条、肉皮馅包的包子好吃,几乎人人都爱。每次,包子一出笼就被一抢而空。食堂因此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两个。那时候我的饭量大,一口气能吃上七八个。包子的个头不算大,两个包子和一碗面条根本填不饱肚子。轮到我,炊事员就开始喊,两个,两个,多了不卖!两个加两个不

正好是四个吗?我把餐券扔到炊事员面前,一手抓起四个包子,一手端着碗转身就走。

刚走出两步,炊事员便“哎哎”地喊,我懒得理他。反正我是掏钱买的。

好啊!丁运山,别以为我不认识你。你等着,明天我非去厂部告你。叫你守规矩,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旁边几个正在吃夜宵的人,转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我抿着嘴还是忍不住笑。我说,你告“丁远山”没用。要告,你就去告“丁运山”呗——燃料分厂的。

前不久,我因身体不适去了医院。CT、胸透、彩超加心电图,还有各种化验,忙活了一整天,终于住进了病房。第二天一早,医生领着几个实习生径直走到我床头边,问我,你是10床丁远山吧?有哪里不舒服?

我哪里都不舒服。

怎样不舒服?

我不叫丁远山。请你们帮我查一下,是不是信息登记错了?

一个实习生连忙弯下腰查看床头卡。医生慢条斯理地翻了翻自己手里的病历夹,歉意似的对我一笑。



(网络图)

我说我叫丁运山,是运气的“运”,山峰的“山”。

出院后的第三天,朋友阿祥为我摆了“去晦宴”。他还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叫大伟,我们仨找了个既典雅、又富有异国情调的茶餐厅。浪漫唯美的场景,精致的美食,让人觉得,人生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。

交谈中,我得知大伟是个行家,会看相,会取名字。在前府街上有自己的门面,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大伟告诉我,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说。我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,随口问道,一个人的名字可不可以改?

名字是不可以随意改的。大伟

接过我递给他的名片,看了正面看背面,背面看完了反过来再看正面。

可以改的话,我想改个名字。

大伟瞪眼看着我,问,怎么想到要改名字?给你取这个名字的人,我看还是挺有学问的。

自己取的。不,是自己改的。

改名字相当的麻烦哦。

可我还想改。

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太重要,重要的是要有大志,要脚踏实地。

我微微一震。

丁运山,远山不是很好吗?大伟边说边用手比画着,远处的山峰,水穷云尽处,隐隐两三峰。是诗,也是画……

## 偶遇

陈惊鸽

程菲菲进入桃源酒馆的时候,场子里已一片人海。DJ震耳欲聋,滚筒灯照耀下的红男绿女猜拳喝酒,谈笑风生。九点刚过,舞台屏幕上桃花纷飞,映入眼帘。在一片粉色幻影中,美人手执飘带,在空中翩翩起舞,引来场下一片欢呼。开场舞结束后,DJ再次响起,摇滚歌手上阵,蹦迪正式开始。吧台上的客人三五成群,鱼贯而入。不一会儿,舞池里便盛满了人。

台下顿时空荡起来。程菲菲紧紧地拽着酒杯,孤零零地坐在那里。耳环许久不戴,有些沉重。丝袜烂了一个小洞,特意拉到脚踝处。几年前买的黑色小礼裙穿着有些凸显身材了。粉饼和口红放久了,涂上有些不服帖。

美女,一个人?身着西装的男人朝她走来。

程菲菲有些紧张,不知如何回答。

而男人就势坐在程菲菲对面。

男人说这个世界上每个灵魂都很孤单。

男人还说夜很美,要把握当下。

男人看程菲菲只点了柠檬水,还要给她倒酒……

桃源酒馆在夜幕笼罩下忽明忽暗,仿若长了一双眼睛。

每天下班一回家,儿子便伸着小手,咿咿呀呀地跑向妈妈。喂奶、做饭、洗碗、拖地、洗衣服,哄儿子睡觉。时间在程序式的忙碌中一天天流逝……

壮,你说桃源酒馆里面是啥样的呢?忙碌了一天的程菲菲躺在床上

若有所思。

管它啥样呢,这哪是我们这种人能消费的。听说一个台位要三百块呢!

我们是哪种人?三百怎么啦?又不是出不起。程菲菲抬高了声音。

三百可以买一百斤大米,六壶油,两袋尿不湿,一桶奶粉;是我们一个星期的菜钱,两个星期的汽油钱,三个星期的水电费,另外我们还有房贷、车贷、装修贷……壮壮认真地盘算着。

跟你生活真没意思。程菲菲语气里带着哭腔。

菲菲,你怎么在酒馆?壮壮端着果盘,坚定地站在程菲菲面前。

老公?程菲菲一脸惊讶。

男人识趣地走了。

你不是该在单位值夜班吗?程菲菲质问。

我还问你呢?打扮那么妖娆,想干啥呢?

跟踪我,有意思吗?

是老天眷顾我,指引我来拆穿你的。

你不肯带我来,我自己来还不行吗?我为这个家那么辛苦……说完,程菲菲哽咽地哭了起来。

别哭啊,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。大壮一股脑从包里翻出各种小零食。

都是你爱吃的。我专程从超市买的,比这里买要划算。酒吧推

出49.9元的单身套餐。我跟同事换了班,想准备好了再给你个惊喜。没想到你不请自来。大壮愤愤地说。

单身套餐?你还想单身呢?程菲菲急了。

不是,是只有单身才能享用这个优惠。大壮解释。

两人正争吵,有个经理模样的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。单身套餐是不是只能一个人享用?程菲菲紧张地说。

心虚个啥。我们就假装偶遇不行吗?再说酒水已经给我们了。难道他收走不成。大壮胸有成竹。两位看起来真般配,这瓶香槟免费送给二位,祝两位平安顺遂,百年好合。经理笑眯眯地说。程菲菲羞红了脸。壮壮也不好意思地笑了,连忙起身跟经理握手道谢,并坚持要付费。可经理却说:今天是平安夜,这瓶酒就送给二位了。你给我的啥惊喜,是惊吓好不好!经理走后,程菲菲把刚没吵完的架又续上。

这酒还喝不喝了?大壮拿起酒又重重地放下。

喝,不喝白不喝。还没尝过香槟啥味呢!程菲菲一把夺过来,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。

第二天,程菲菲便因胃疼进了医院。

躺在病床上的程菲菲感慨道:看来酒馆那种地方真不是我们这种人能消受得起的。



(网络图)